

痛史

第九種

崇禎長編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辛亥年十一月初版



校訂者兼
印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商務印書館

(痛史第九種 崇禎長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崇禎長編卷二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帝御皇極殿受羣臣朝賀免命婦朝。

大風霾。

癸巳漢陽縣知縣王風仁疏奏綢繆八事。一請札付以鼓豪杰。一嚴保甲以練鄉兵。一寬文網以裕展抒。一懸購賞以倡勇敢。一重事權以伸法令。一勸忠義以養戰士。一戢暴掠以安災黎。一清蠲恤以收人心。章下所司。

陞通判王世瑛爲充西道。

擢方震孺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帝言秦疆方急余應桂李化熙卽宜聞命星馳何得遷延致誤著兵部再行勒催仍著山西撫按確察具奏。

命方孔昭仍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一級。戴罪總理河北山東屯務。孔昭。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由四川嘉定知州。調福建福甯知州。天啟二年。陞職方司員外。四年。陞武選司郎中。調職司。五年。陞江西贛州兵備。崇禎十二年正月。爲楚兵大挫。革職逮問。遣戍。十五年。舉邊才。准復冠帶。十六年三月。到京。陞見吏部。推兵部添設左侍郎。未用。至是。乃有是命。

陞張有譽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甲午。錢法侍郎王鼇永疏奏錢法。帝言當五錢久已奉旨。如何尙未鼓鑄。監督官着罰處。據稱工部爐僅十座。冶鑄曷資。着卽傳各局刊造母錢。進覽。一面多購爐座。雇募匠役。精工鑄造。不得再延取咎。

帝諭。會典鈔法六等。舊式見存在庫。該司察炤印造。其四年界限。如尙有精好不願換者。聽從民便。

命于永綬以原官降二級。免戴罪。補南京神機營提督。責令隨帶親丁馬匹。星速受

事。

命戶部尙書倪元璐以原官專供講職。

召兵部尙書張縉彥、翰林官李明睿來中左門。

贈原任保定監軍任棟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帝諭池州咽喉重地。自宜宿兵扼防。據皖撫增兵一萬名。歲餉二十餘萬。曾否實練。應否分扼池疆。會計臣酌妥以聞。

補何瑞徵等爲東宮講讀官。

丙申。大學士陳演等疏言。昨蒙召對。臣等謬以積貯本色。目前根本之說進。蒙皇上諭旨。臣等於今晨集部院諸臣。諭以憂國奉公。先事預防之旨。諸臣莫不樂輸趨事。臣等誼不敢后。共捐糴本銀二千五百兩。買米貯倉。爲諸臣急公之倡。除立簿二扇。一傳成國公臣朱純臣。一傳吏部等衙門李遇知等。彙齊所捐數目。恭進御覽。帝以急公嘉之。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疏奏。臣承命同駙馬齊贊元宣慰惠藩。竊思祖宗翦桐裂土。基置星羅。固冀以聯屬人心。綱維重地。乃聞警輒逃。如楚中諸藩。無不先去爲民望者。皇上興懷水木。同念流離。雖屬行葦至德。而律以社稷之守。福忠王獨非親藩乎。則統布皇仁之後。仍宜示以大義所歸。俾諸藩不得視一惠藩爲例。而謂祖制遂可隳也。惠藩親爲皇叔。國係初封。始則踉蹌衡岳之間。今復播越粵西之境。皇上軫其播遷。必恤其困乏。如福藩周藩。皆有大資。則欽定錫予之數。俾彼處撫按察取。度不勞而事集。所當特請而明論者也。惠藩固非諸藩可比。而桂藩誼同一體。衡郡旣失。桂藩亦不知旅寓何所。聞同在粵西。皇上何以同仁一視。乞敕部妥議。而其餘諸藩。如楚如吉如岷。並敕撫按商其居處。助其供給。便足以慰敦睦之極思。而近者衡藩倡逃之郡爵必懲。則衆志成。而鞏藩封。卽以奠金湯矣。至臣等將命大江兵阻。必取道江浙。以達兩粵。則道路不得不紆。限期不得不展。敢附及之。帝言藩封播遷。深軫朕懷。賜予居處各事宜。所司確議。其倡逃議罰。已有前旨。

宣大總督王繼謨疏劾總兵唐鉅貪淫諸劣狀革職。勘議轉浙江副使馬鳴騷爲淮揚兵備。

命吏部左侍郎雷躍龍、禮部右侍郎張維機教習庶吉士。丁酉南京戶部尙書張愼言疏奏留儲四弊。一曰虛報之弊。一曰盜賣之弊。一曰需索之弊。一曰掛欠之弊。章下所司嚴飭。吏部擬陞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爲京堂。帝言內外兼轉前諭已明。吳麟徵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着再推通列以進。麟徵遂出揭吏部云。監司內外兼轉。聖諭屢飭。職因病曠誤。屢經自劾求斥。豈堪冒濫京堂。致煩明旨推駁。邇者司府缺多。職資俸在前。首當移選。況奉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之旨。是宜外不宜內明矣。若瞻顧因循。在明旨爲不信。於貴部爲故違。而聖諭所云厭薄不屑爲者。職又何以自解。召撫甯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來中左門。戊戌補廬大勲爲山西參議。

帝諭。聞遼民任姓者有一疏。爲鼓連義勇奮力之事。着通政司卽日封進。

己亥。大學士陳演疏奏。大駕祈穀。民間有拆卸棚舍之擾。請於禁內設位致祭。從之。命王之仁仍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浙江。周仕鳳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廣東。

召吳襄陞見。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賊從永破吉。插嶺兵變。而賊破萍鄉。江戶不瑾。信地失守。在事文武。可竟置不聞乎。相應勅下。按臣確察。不得詳於小而略於大也。夫督鎮不協。臣早已密言之。謂呂大器性稍偏急。使其駕馭左師。必不能得其力而責成功。要在能用良玉之人。使部下樂爲其用。請勅催袁繼咸兼程回任。調度良玉。江省居閩浙楚之中。昔號腹內。故未設鎮。人不知兵。而處州爲閩粵咽喉。臣前疏請增虔兵三千。取之地方矣。而未及設將。副將鄭鴻逵英才壯略。紀律嚴明。以之鎮虔。人與地得。蓋芝龍與鴻逵爲胞兄弟。倘有緩急。彼此救援。不煩

檄調。若永新之棘樹。與萍鄉之插嶺。扼險設防。得勁旅一枝守之。便易爲力。此當責之吉袁二府。自爲綢繆。要在永萍二邑得精明歷練之甲科。收拾人心。毋聽人規避可也。江督撫按諸臣。塘報無聞。傳言不一。有云益藩走閩中。建昌潰於十一月初二日。又云撫州、南豐同日陷於初七日。賊竟往廣信。有言贛郡失守。而虔撫之報杳然莫必。臣實有母。抑獨何心。而能忍痛視事耶。總之地方失事。苦於諱賊不報。卽報亦僅事鋪張。偵探且疎。又安望其與賊對壘決生死乎。行間諸臣。眞同醉夢。事出危急。伏乞下部核議。地方幸甚。疏入。帝言袁繼咸已有旨。江右缺官。着於候選進士內遴補。不拘名數。缺盡而止。吉安失陷。何以奏報杳然。該部速行察飭。虔鎮設將。卽日確議以聞。

帝言劉承胤殺賊建功。加陞都督僉事。節鎮武岡。兼管黎靖。仍廕一子錦衣衛試百戶。世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言尹先民俟察明另議。辛丑。祈穀。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帝諭。祈穀禮。雖已遣官恭代。朕在內大光明殿。仍行遙祭禮。應用祝文。撰擬進覽。戶部尙書倪元璐求罷。優詔留之。

冊封魯王。命懷遠侯常延齡爲正使。張希夏爲副使。

贈口興基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癸卯。陞王庭梅順天府府尹。

禮部侍郎邱瑜引疾。不允。

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疏請休致。不允。

賜劉夢桂祭一壇。減半造葬。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沾。疏劾袁吉失事各官。帝言袁吉失事各官。該撫按察明解究。郡縣殘破。自當免征。其餘酌量蠲緩。不得概望停折。

封王氏爲德王次妃。

甲辰。差刑科給事中光時亨巡視京營。

保定地震。巡撫徐標疏聞。帝言地震示儆。自當省惕。徐標練兵固圉。察吏安民。實圖弭患。二疏卽行察覆。

乙巳。推協理京營戎政王家彥爲口部尙書。帝令再行確推。令何楷來京陛見。戶部侍郎王正志引罪求罷。不許。

吏部郎中劉廷諫回奏。帝責其遊移。下所司議處。

發熊開元附近充軍終身。拘妻僉解。

尙寶司卿程正揆求斥。帝令靜候察議。

丙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惟天下大勢。非賊之強且衆也。乃民之喜於從賊。倡逃而地方無人居守也。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

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卽如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充牣。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使用以犒士。則百二河山。安如磐石矣。又聞萊陽之破。東門守城鄉紳張宏德。當解嚴之後。盡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合邑罹殃。及兵再至。勒令宏德自指其處。立發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駢首就戮。嗟乎。使其推百分之一。以賑窮而饗士。豈至此哉。愚者覆轍。智者師焉。則今之藩國。何必盡若秦藩。今之紳富。何必盡效萊紳。臣敢請皇上下臣此疏。刊布中外。凡省郡州邑中。各有紳富。鄉紳例得捐十分之二。富民例得捐十分之一。捐其二。正以守其八。捐其一。正以守其九。利在紳富。而百姓歸如流水矣。然後強者各籍鄉勇。察炤紳富歲入地畝。炤例捐租。名爲均田。官籍其數上聞。而歲征其籽粒。以犒鄉勇。而賑貧乏。則人心旣固。他變不生。百姓無失所之憂。紳富有幹止之樂。然後於紳富中推其平日有功德於民者爲之長。有司但爲稽其出入。平其賞罰。均田止供地方。永不許撫按借題檄取。鄉勇止守本地。永不許撫按別生調發。臣目擊臣鄉危在旦夕。臣實爲母請假。原可無言。但區區之愚。

敢以此爲天下紳富之勸。

永康侯徐允貞、疏薦清平伯吳遵周、京營副將唐鈺、工部主事梅之燁、章下所司知之。

涼洮鼠妖。茶馬御史徐殿臣以聞。

湖廣巡按御史王揚基疏奏獻賊去岳。帝言賊去岳州。是否官兵恢復。目今逆獻盤踞何所。著撫鎮會同左鎮勵兵蕩剿。一面恢復荆襄承德。速奏膚功。據稱澧賊久欲歸降。正宜多方招撫。權爲我用。無失事機。

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啟行。帝嘉其忠憤。建泰請以衛禎固、凌駟、郭忠杰、隨征。勅所司卽爲題用。

諭兵部。近聞山東土寇出沒不常。外解梗阻。該撫鎮何全無奏聞。著卽督發官兵掃蕩。以通餉道。其天津總河總漕各督撫。凡遇地方寇賊生發。著督發兵將。作速廓清道路。水陸俱通。不得因循貽誤。

諭兵部。近日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宜立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得州固守有功。官紳人等。已有旨破格敘擢。其該省有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著該撫按立行參治。

諭兵部。逆寇犯晉。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亟宜蒞備。著馳檄保撫鎮道諸臣。整擐兵馬。分信扼防。修設險塹。盤詰奸細。務以一賊不入爲功。仍嚴飭郡邑有司。料理城守。鼓勵鄉勇。固結人心。如鄉紳士民。有倡義急公。忠憤誓守者。即時奏聞。以憑紀錄敘用。如有傳訛惑衆。棄城倡逃之人。立行逮究。將財產沒官充餉。不得徇縱。

命王承胤仍以原官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丁未。帝言秦督已至河干。卽統率高傑等兵。相度往援。以鞏巖鎮。宣督著星馳防河。不得遷延貽誤。

陞寇可教爲河北屯田參議。

起王源昌爲江西按察使。

陞嚴繩光爲袁吉僉事。

復御史衛禎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李建泰監軍。實授郭中杰副總兵。爲督師中軍旗鼓。

戊申。調吏部主事王顯爲文選司主事。

左中允韓四維疏請積穀。帝納其言。

增南贛兵二千。令鄭鴻逵以副總兵職銜選練。以資援勦。

己酉。南京太僕寺丞姚思孝疏請養父。許之。

南兵部尙書史可法疏奏。臣初任西安推官。正值前督師洪承疇爲監司。輔臣吳牲爲巡按。二臣清方正直。精敏忠勤。今承疇死矣。獨吳牲在耳。牲鎮秦撫晉。素有重名。前奉命督師。遷延時日。責以規避何辭。但牲於拜命之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與鳳督應皖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鎮臣左良玉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愼遠。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已遍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至

於慮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調不前。豈不損軍威而辱國體。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於六月間。晤牲於淮。云君恩未報。相對唏噓。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蓋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恆自矢。一時偶誤。其罪可原。皇上曾赦前樞傅宗龍。督臣孫傳庭。此再赦牲。將來不爲宗龍之忠烈。則爲傳庭之慷慨。臣敢以身保之。又如樞臣張國維。清謹有餘。擔當不足。封疆失事。罪固難寬。而前任總河。勞殊可念。且其母年已望八矣。是亦聖慈所惻然者。疏入。不允。

總兵高傑疏奏流寇渡晉。帝言據奏。各郡邑失守情形。殊可痛恨。該撫按向來蒞飾何在。殊爲溺職。著遵旨嚴禁倡逃。勵衆固守。高傑兵旣稱精銳。卽當聽該督賈勇破賊。力遏狂狡。何待大兵四集。家屬准隨便安插。不得遷延。命劉肇基以署部督僉事。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帝命周遇吉率兵二萬。馳扼防河。仍命高傑領所部協力堵擊。其大同及陽標兵。聽